



胸怀万卷 清风自来

——访文艺理论家、画家韩琦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实习记者 周荃



常会学 摄

韩琦，号长安居士，1941年出生于山东潍坊，1959年入读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研究专业，曾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擅长中国山水、花鸟画；2003年退休后，担任中国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系艺术总监、教授、国务院国宾礼供艺术家、世界艺术家联合会艺委会执行主席，著有《不停的脚步声》、《我所了解的王洛宾》、《世界伦理道德大辞典》、《艺术论纲》等。

苦中作乐 放达情怀

韩琦自幼聪明好学，从小学到高中，他一直稳居班级成绩排名头两把交椅，擅长文理诸科目，尤对物理、化学等兴趣浓厚。高中毕业，他以文化课总分第三名的成绩报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制造专业，却因家庭成分原因未通过政审，被调剂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学习戏曲评论。

命运的棋盘如此玄妙，此处陷入僵局，却在他处逢生。韩琦未能成为飞机制造工程师，却在文学艺术领域展露了天赋与才华。大学期间，他饱读诗书、博览众长，被同学誉为“江北才子”。他敏捷的才思、丰厚的国学底蕴，得到了老师梅兰芳的注意。

戏剧创作课师生集体创作剧目《大破天门》时，梅兰芳提问：“‘血染染红石榴裙’这段词好，我要表演这个本子。可台词中有个‘小问题’，谁发现了？”韩琦当即答道：“梅先生，‘滴血染红石榴裙’，血色是红的，石榴裙也是红的，我要表演这个本子。”梅兰芳接着问：“那怎么改？”韩琦答：“我换个词，滴血飞溅石榴裙。”梅兰芳当即起身鼓掌，赞道：“你很有才情和才华！”自此，

意韵生动 真善至美

韩琦笑说，自己是文艺美学教授，作画纯是填补课余空白的雅好，不经意间于笔墨中有所领悟，渐入佳境。他擅长中国画，以写意的神韵，用工笔的技法，绘山水、花鸟、动物等万千意象，画风自然雅致，飘逸灵动。他的山水画大气磅礴、气势恢宏，云峰之间雾气缭绕，观之如身临其境，感意境之悠远；他的花鸟画则意趣盎然，匠心独具，妙趣横生。其作品风格被誉为“兼具白石老人的韵，吴昌硕的泼，白雪涛的雅和张大千的儒”。

“中国画的神在于意蕴，也就是写意中的‘意’字。”韩琦说，深厚的国学功底是理解把握中国画神韵的基础。以人物画为

他的笑容如清风拂面，纤尘不染；他的文笔淡雅真挚，细腻中饱含深情。欣赏他的国画作品，你会情不自禁惊叹于那山水的连绵秀美和花鸟中的生灵妙趣。善诗文、喜歌赋，时而长歌当空，填词作曲，时而伏案灯下，专注研究。他就是韩琦，因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个人修养而被誉为“博学多才、难得的文化艺术家”。



荷花傲雪



君子之风

笔和阔笔，线条丰满，精神向上。而黛玉之兰则应注意‘淡、嫩、细、弱’四字。”

“书画同源，写不好字，就别画画。文学功底、国学理论不够，更不能成为好画家。”他直言不讳，无论是自己的书画创作，还是教育学生，他始终坚持“好的中国画家起码是半个学者”的观点。中国画博大精深，贯穿“意”字，“意”是画的神，是画者

的文化修为与内心对艺术感悟的流露。故评价画之高低不在于技，而在于意。

“真善美是我一生的追求，也是我的信仰与希望。”韩琦说，他追求的“真”，并非具象真实，而是人心中真切动情的感受。仿佛日出时分的画面，你看到的可能是纸上模糊的旭日，而朦胧的四周，感受到的却是光暖大地、万物初醒萌生的朝气和生命

道法自然 回归本源

“莫道书生多意气，岁至毫毫更精神。”长达二十余年的艺术理论研究使韩琦总结了一套自己的绘画创作理论，当下他再次执笔回归书画实践，希望从笔墨中有所领悟。

韩琦的乐观来源于对真善美的艺术追求，也源于道家自然无为的哲学观。因此，对待命运的

玩笑，他有着淡看云卷云舒的从容豁达，而谈及当下社会的浮躁，他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冷静分析：人的幸福并非仅是利益的追逐。历史上，中国人民经历过艰苦贫穷的岁月，他们希望物质富裕，但当大家普遍步入小康生活后，人们会回过头来审视精神需求。“中国社会不是悲观的，负面事情

不会长久，但往好的方向发展总有个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艺术源于生活，艺术创作中的至真、至善、至美的源头亦是生活。“当今社会的浮躁氛围和艺术乱象是时代进步的副产品，但只是过渡时期的过渡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艺术终将回归本源。”他说。

韩琦作品欣赏

竹

韩琦

惊雷一声，大地母腹内，千万个生命在蠕动；默默地拱破厚厚的冻土，悄悄地露出寒冬的残雪……

这就是春笋，竹的婴儿，春的精灵。它不用一声动人心魄的呼喊，也不举起强有力的手腕，而只用那在残雪里显露出的一个个小尖尖，向人们昭示了春临大地：带着舒眉问好、冉冉而来的春的梵音……

和风荡漾，春雨潇潇，迷蒙的烟霭中，春笋蹦蹦跳跳；既能看到它生长的速度，又可听见它拔节的音韵。

春笋，就是这样的奇特，因为它有奇特的细胞。

严寒侵袭大地，竹根默默地潜伏地下，饱吸营养，积蓄精力。一声报晓气候转暖的惊雷把它的心震动了，于是萌发、要伸长，如箭在弦上引而待发。

站在春笋的面前，看着它的拔节生长，会发现它奇迹般的生长速度。有一种苦竹又名刚竹，一天之内可达一米，十天之后缀叶成竹，五十天后翠绿掩荫。

苏东坡曰：“可使食之无肉，不可使居无竹。”竹，你听到了吗？当春风拂面时，你抚掌而笑了。

竹，一年完成了生长期，亭亭玉立，四季常青，苍劲挺拔、沉静清幽于一身。你那清秀俊逸的风姿、古朴雅致的神韵、坚贞顽强的气质，深受人们的钟爱。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对你百般吟咏，留下千古绝唱。我在潍坊坊板桥书院里，看到一块碑上雕刻着他的陈年老竹题画诗：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为人们赞之以虚怀若谷、恭谨谦和的竹，在此赋予了百折不挠、威武不屈的秉性。

一江洪波，一曲山歌，小小竹排顺流而下，它穿越激流，跨越险滩，奔向为人类众生奉献的壮丽事业中：

毛竹，竿高，茎粗，秆厚，用于架梁建屋；空心竹，茎硬，纤小，材质坚实，可做伞把、手杖和农具；箬竹，竿矮，茎细，制竹筏；龙鳞竹，节间突起，恰似鳞片，制笔筒；粉箬竹，一篾垂千斤，是编织工艺品的优良用材；胡琴竹，枝竿色深，可做琴把，不需油漆，声亮而脆；四季竹，不分春夏秋冬，一月一次，向人们提供鲜美的嫩笋；竹米，香糯可口，营养价值高于小麦。竹，它的功用还可以入药：淡竹根，除暑祛风；竹茹，清热凉血；竹叶，除躁清烦；竹沥，镇惊开窍；竹衣，能疗喉哑与劳嗽……

啊，竹，从根到梢，从叶到

骨，一身无废物，光彩照人间。滔滔江流，竹排一往无前，向着它执着的信念。
我的面前挂着管桦先生的一幅墨竹，撑天拄地并五叶，一枝腊梅摇曳着绕在墨竹的四周，吐出点点清香。上方有一题联曰：根生大地，渴饮甘泉，生出土时便有节。枝横云梦，叶波苍天，及凌云处尚虚心。
我的心为之一动，这岂止是说的竹呢？这分明是赞那崇高的气节、壮美的情操、伟大的精神啊！这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形象与铮铮傲骨啊。



桑屏一竹



笔下江山



功夫深处渐天然

周荃

记者 手记

韩先生一身麻质淡色衣服，清逸出尘。虽然在外多年，言谈中仍然流露着山东汉子的幽默风趣、平实率真。人问：“先生你什么时候成为画家的？”答曰：“教书之余，为了填补精神空白，就拿起笔作画，搂草打兔子——捎带着成了画家。”听，没有夸大其词，也感受不到艰苦经历的后遗症，命运的起落离合在他脸上，只化作一抹云淡风轻的笑意。

先生说，写文作画皆如做人，当掷地有金玉之声。而这一过程，则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埋头钻研。“即便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家人朋友在一旁嗑瓜子看春节联欢晚会，我依然在房间里画画。我今年73岁，没有人见过我休息，每天读书作画早已成为习惯。”对他而言，艺术之路不是高喊口号策马扬鞭，而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下功夫。他笔下的山水淋漓秀美而花鸟生机盎然，这浑然天成的画面背后是经年累月的积淀与付出。

“一生清白无长物，胸怀万卷心不寒”。他在诗中表露心声：艺术是最宝贵的财富。伴他笑对人生的荆棘。